

陳黎詩集《色々》前三輯中的晚期風格論

Claude.ai／2026.01.08

一、引言：七十二歲的「新」詩學

2026 年，七十二歲的陳黎完成了他的新詩集《色々》(2024-2026)。這部包含前三輯（「色々」、「歌合」、「日々」）66 首，以及「Coda」（尾聲）一輯 16 首，總共 82 首詩的作品集，成為當代華語詩壇最值得關注的「晚期風格」實踐。從 1970 年代開始寫詩至今，陳黎的創作生涯已逾五十年，但《色々》展現的不是創作力的衰退，而是一種令人驚嘆的持續創新與自我超越。

「晚期風格」(late style) 這個概念由德國哲學家阿多諾 (Theodor Adorno) 提出，後經薩依德 (Edward Said) 深化。薩依德指出，晚期風格的核心特徵包括：形式上的不妥協與倔強、技巧的去技巧化悖論、對死亡與終結的清醒意識，以及對傳統的創造性背離。但陳黎的案例更加複雜——他在 72 歲時寫下〈七十二變〉，宣稱「七十二變，從來只一變——不變」；他在〈給西行前的西行〉中與九百年前的日本歌聖對話；他在〈滅口計畫〉中想像女性革命推翻父權；他在〈給……〉中用幾乎全部的省略號完成一場記憶的對話。這些作品展現的是一種開放的、實驗性的、充滿生命力的晚期風格。

「色々」(日文：いろいろ，iroiro) 意為「各色各樣」。這個書名揭示了陳黎晚期美學的核心：拒絕單一，擁抱多樣。從一行詩到長篇組詩，從極簡的視覺詩到複雜的同旁詩，從個人情愛到全球疫情，從佛學哲思到 AI 倫理，陳黎在詩集前三輯 66 首詩中展現了驚人的創作廣度與深度。本文將透過對這些詩作的細讀，探討陳黎晚期風格的特質、創新與意義，並回答一個核心問題：一位寫作中文現代詩五十年的詩人，在步入七旬之後，如何持續「掀風作浪」，追尋「新」詩風？

二、形式的極致與自由：從極簡到極繁的光譜

陳黎晚期創作最顯著的特徵，是在形式探索上的極致性與自由度。他既能寫只有一行的詩（〈閃光集〉），也能寫三十二行的複雜結構（〈革「革」命記〉）；既追求視覺的極簡（〈閒人甲〉），也挑戰文字的極繁（〈殘篇同旁詩六十首〉）。

* 極簡的極致：一行詩與視覺純粹

〈閃光集：一行十首〉代表了陳黎在形式簡化上的極致嘗試。每首詩只有一行，但每一行都是一個完整的詩意世界：

窗外，銀色的雨像訂書針般落下；窗內，他們接吻，像訂書機

這一行詩在窗內窗外、雨滴與接吻、訂書針與訂書機之間建立了精巧的平行結構，將自然現象與人類行為、日常物品與親密關係連接起來。又如：

無神論的他，此生最感謝的是，依然不斷獲准出神、入神

這一行詩通過「神」字的多重含義創造出豐富的意義層次——無神論者不相信宗教的神，但依然能夠體驗精神的超越（出神、入神）。

〈絕句〉的兩行詩則展現了另一種簡約策略。「一絕」：「她不告而去，不留一物，／形式與內容都絕頂到位——痛快！」將失去轉化為美學評價；「再絕」：「她以為我一定絕望透頂，但太絕了，／她忘了拿走掛在屋外她絕色的內衣！」則用「絕色的內衣」這個遺留物，創造出幽默與深刻並存的轉折。

視覺詩〈閒人甲〉和〈下樓梯的女子〉則展現了視覺的極簡純粹。〈閒人甲〉全詩只使用「蝶々」、「友」、「我」、「舞」、「停」、「疊疊」、「喋喋」、「有閒」、「也」等少數幾個字，通過它們在空間中的排列來創造意義。字與字之間的空白成為「間」（ま：ma，留白、空隙），成為讓詩歌呼吸的空間。〈下樓梯的女子〉更加極致，用「女子」、「女子」、「女子」、「女乃」等字形變化表現一個女子下樓梯的動態過程，既是對杜象《下樓梯的裸女》的致敬，也是對漢字視覺性的深刻理解。

*極繁的挑戰：同旁詩／偽同旁詩的煉金術

如果說極簡是陳黎晚期風格的一極，那麼同旁詩／偽同旁詩的創作則代表了另一極——極繁。2025 年末，陳黎密集創作了一系列「同旁詩」：〈五行五絕〉、〈日知錄〉、〈借字草書七絕〉、〈戲題〉戲仿〉、〈滅口計畫〉、〈新愚公移山〉、〈殘篇同旁詩六十首〉等。

〈五行五絕〉用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種部首創作五首絕句，呼應中國傳統五行學說。〔金〕詩：「金金金鑄鐘，鑫鐘鎮金鎮／鐵鍊鑫鐘鎖，銀鍾鍾鏗鏘」，三個金疊成「鑫」，象徵財富興盛，也創造出金屬敲擊的聲音效果。〔火〕詩：「火炎焱焱燒」用四個層疊的火字呈現火勢的蔓延，「煎炒烹熏炸」列舉烹飪方式，「熾燄煌煌燭，無營照釁災！」則在火的美學性（光亮）與危險性（災難）之間創造張力。〔土〕詩：「壞壞壞壞壞」五個連續的「壞」字震撼有力，「城塌塔壇陷／壩垣堠均垮，墳塋埋塵埃！」將土的崩解推向極致——連墳墓也被埋進塵埃裡。

〈滅口計畫〉和〈新愚公移山〉這兩首「偽同旁詩」將形式實驗推向政治與哲學的高度。〈滅口計畫〉表面上全部使用口字旁的字：「哦嘲噏咄吾喤古啼／唼吟唪吞呤」，形成難辨的聲音迷宮。但一旦「滅口」（移除口字旁），就顯現出一篇清晰的政治宣言：「我朝曾出五皇十帝／妾今奉天令」——這是一場由「妾」領導的女性革命，推翻父權體制。〈新愚公移山〉則用「山」部字堆砌出一座大山的視覺形象，移「山」後得出的詩講述如何以「新愚公」精神探索當代詩歌新可能。

〈殘篇同旁詩六十首〉更是驚人的語言考古工程。詩人用六十個部首（月、乙、止、气、牛、犬、玉、田、目、矢、示、穴、竹、羊、耳等）創作六十首詩，每首都是一次對該部首字群的窮盡式探索。如〔气部〕：「氣氣氤氳——氣！／氣氣氤氳氣氣氣氣氣氣氣氣氣氣氣氣……」，羅列一串化學元素，這些肉眼

看不見的氣體構成了我們呼吸的世界。〔犬部〕：「狗狂，狺々犯狼，狼猙獰狠狙，狗猝獸！」，描繪狗狂吠挑釁狼、狼猙獰反擊、狗最終呆滯的場景，凝縮了一場弱者與強者的遭遇戰。

*形式自由的辯證：限制即解放

表面上看，極簡與極繁是矛盾的兩極，但它們統一於同一個原則：在限制中尋找自由。一行詩的限制迫使詩人精煉到極致，每個字都必須精準；同旁詩的限制則激發出窮盡式的創造力，在部首的框架內探索所有可能性。這正是陳黎晚期風格的核心特質——不是拋棄形式，而是將形式內化到如此深刻的程度，以至於限制本身成為創造的動力。

這種「去形存神」的美學（陳黎在 2020 年的詩〈晚期風格〉中明確提出），不是放棄形式的精雕細琢，而是將形式的考量內化為本能，達到形式與內容的完美統一。如〈色々〉一詩，用「色」字的三十多種組合創造出從物理顏色到心理狀態的完整光譜，同時全詩十一節形成鏡像對稱結構（第一節 16+18 字，第二節 18+16 字……），這種嚴格的形式約束與內容的狂放形成對比，在限制中尋求自由。

三、漢字煉金術：部首系統的哲學化

陳黎對漢字部首系統的深入挖掘，在晚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哲學深度。漢字不再只是表達的工具，而是成為詩歌本身的物質基礎，成為思考與存在的方式。

*「色」與「空」：佛教哲學的漢字實踐

〈色／空帖〉和〈斷食經〉是陳黎將漢字結構轉化為佛教哲學實踐的傑作。〈色／空帖〉全詩使用「色」部首的字，以及其偏旁清「空」後之字：

色兮丰兮，艳兮艷兮

色兮豊兮，艷兮艷兮

詩人刻意選用冷僻的色部字（姽、艳、姽、姽、姽、姽、姽、姽、姽等）製造閱讀障礙，讓讀者在辨認過程中體驗「色」的繁複與迷惑。但一旦將「色」這個部首移除，剩下的就是「空」：艷（色+豊）→ 豊，艷（色+并+豊）→ 并+豊。這不是單純的文字遊戲，而是視覺化的般若智慧：當你去除「色」（外相、現象），就能看見「空」（本質、真相）。

詩從「色兮丰兮，艳兮艷兮」（豐盛階段）開始，經過「色兮艷兮，色弗艷兮」（轉折階段），到達「色兮艷兮，色曾艷兮／色艷艷兮，普普弗艷」（混沌階段），最後以「色兮色兮，色并艷兮／色兮姽兮，冥兮弗兮……」（歸於空寂）收尾。整個過程是《心經》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」的詩化演繹。

〈斷食經〉則用「食」部首的字構築「斷食前」的豐盛世界：「飮饕餉餽，饑飫餧／餳餕餌飫，饋餔饋餧」，密集的食部生僻字形成視覺暴力，象徵物質世

界的過度飽和。但「斷食」(移除「食」部)後，得出的是一篇哲理散文：「人卧同鬼，豈必多追／壹豆畢天，薄息殼念」——人躺下就像鬼一樣，何必追求那麼多？一顆豆就能包納整個天空。這是從物質的極繁到精神的極簡的轉化。

* 「革」的三重革命

〈革「革」命記〉是最精妙的漢字煉金術。全詩用「革」部字：「靽鞬鞬鞬

「革」字的多重象徵極其豐富：

- 革=皮革：革部字多與皮革製品相關，而包皮正是「皮」
- 革=改變：革命、革新、變革
- 革=去除：革除、革職、革去

詩人將「革命」這個政治術語降格為「割包皮」的生理改造，完成了三重革命：

1. 字面的革命：革掉「革」(將每個字中的「革」部首剝除)
2. 政治隱喻的顛覆：將嚴肅的革命話語轉化為醫療廣告
3. 雅與俗的顛覆：用最雅的形式(古典同旁詩)寫最俗的內容(割包皮)

這種將宏大的政治敘事還原為具體的身體經驗，正是陳黎「但丙的世俗喜劇」的核心——「世間萬物皆笑話」，包括革命本身。

* 「時間」的拆解：哲學思辨的語言學

〈時間歌合〉將「時間」這個詞拆分為「時」與「間」兩個獨立的聲音，讓它們進行對話。這個拆分揭示了時間的雙重性質：它既是連續的流動(時)，又是離散的間隔(間)。

「時」說：

時不時，我又來 call 你
逝者如斯夫，不舍
晝夜……

「間」答：

間不容隙，我和你是
如此親近的閨蜜，一瞬
不見如隔三千秋……

全詩充滿文字遊戲：「時不時」被拆解為「時」打電話給「不時」，「間不容隙」中「間」與「不容隙」形成語義自反。詩中引用孔子、蘇軾、赫拉克利特的時間哲學，探討時間是小偷還是陪伴者，是磨刀石還是剪刀。最後「逝者如斯夫，不

舍晝夜，我們就像大江」，將跨文化的時間觀融合在漢字的拆解與重組之上。

這些作品證明：漢字不只是記錄語言的符號，而是詩歌創作的物質基礎，是思想與情感的具體化形式。陳黎對漢字結構、字形、字義、部首的深入探索，創造出一種只有在漢語中才可能的詩歌美學。

四、東西方對話：日本詩學的創造性內化

陳黎晚期創作展現出對日本詩歌傳統（俳句、和歌、連句、歌合等）的深入吸收與創造性轉化。這不是簡單的模仿，而是將這些傳統形式轉化為處理當代經驗的有效工具。

*連句與歌合：多聲部的當代實踐

〈歌仙〉是對三十六句連句形式的致敬，全詩三十六行，嵌入芭蕉、一茶、小野小町等多位歌仙的詩句。如：

涼風在夢中

一吹，十三里

夢外也十三里

夢兩面皆涼

這是對一茶俳句的改寫，將夢與現實的對稱推向更深的哲學思考——涼風不只在夢中吹，夢外也有涼風，夢的兩面都涼。最後「但願呼我的名為／『歌人』／／浮世之海／終日悠哉，遊哉」將芭蕉的永恆漂泊精神與蘿村的從容節奏結合，內化為陳黎同為歌人／詩人的自我認同。

〈海岸歌合〉和〈時間歌合〉採用「歌合」的左右對話形式。〈海岸歌合〉將單數節放左側，雙數節放右側，通過左右對話呈現花蓮的多重面向：

里奧特愛魯，

黃金之河（葡萄牙語對立霧溪的稱呼）

撒奇萊雅：

「真正的人」（原住民視角）

真正的人，被歷史課本

壓縮成刪節號……

留下奇萊山、奇萊平原

在金陽閃耀的海岸

這種左右對話構建出一個複雜的、多聲部的花蓮形象：殖民與在地、歷史的暴力與地理的存留、外來命名與本土聲音，在對話中並置、對照、互補。

*俳句精神的內化：〈俳諧十四行〉、〈天々々〉

〈俳諧十四行〉將日本的俳句傳統與西方的十四行詩形式結合，在十四行中嵌入十四個俳句季語（從「春日和」、「小水葱」到「初鶯」、「傀儡師」）。最後四行：

……銀杏落葉是時間的
雪牙咬碎的白色巧克力，一片片墜入
冬籠，直至銀籠破，初鶯出谷，巡遊的
傀儡師再次懸絲釣起迴旋的地球儀……

將時間擬人化為有雪白牙齒的存在，咬碎銀杏葉；傀儡師操縱地球的旋轉、四季的循環。這不是悲觀的宿命論，而是對自然節律的接納，對循環本質的理解。

〈天々々〉對紀友則〈詠櫻花散落〉進行三次變奏，每次變奏都與原作對話但開拓出新的詩意空間。第一次變奏：「天光偷入句／春櫻色更明／無唇嘆物哀／化作言葉落……」將櫻花的飄落轉化為語言的生成，「言葉」像櫻花一樣飄落。第三次變奏：「天書何朗朗／無字濁人間／唯遣三兩落櫻／不時作標點……」將櫻花轉化為天書的標點，暗示自然本身就是一部正在書寫的文本。

這些採用日本傳統形式的詩作，展現了陳黎如何內化俳句與和歌的精神——不是形式上的模仿，而是精神上的共鳴。俳句的簡約、對瞬間的捕捉、對季節的敏感、對自然與人生的感悟，都在這些詩中得到體現，但又完全轉化為陳黎自己的語言和關懷。

五、身體與時間：直面衰老的誠實

晚期風格的重要特徵就是對生命終極問題的直接面對。陳黎以誠實的、不迴避的態度來處理衰老、死亡、時間、存在等主題。

*身體的誠實：從崇高到卑微

〈夜曲——給愛麗絲〉是陳黎晚期創作中最震撼的作品之一。詩將崇高的藝術經驗（聆聽年輕鋼琴家演奏蕭邦）與卑微的身體現實（老年男性的排尿困難）並置：

……惟恐
愈積愈巨的美的重量壓垮我夕暮
之身，我起床移步蹲坐洗手間馬桶
.....
.....我時而伸出
左手或右手，用力以指頂壁，彷彿
對應那貫穿全曲、不斷重複的降 A
黑鍵音，幫助我順利滴出一滴滴尿

這是全詩最具爭議性也最動人的段落。老年男性的排尿困難是極其私密、甚至有

些尷尬的生理細節，但陳黎毫不避諱地寫了出來，更驚人的是將這個動作與蕭邦的音樂聯繫起來：手指頂壁的動作對應著琴鍵上重複的降 A 音，尿滴對應著雨滴。這種將崇高（偉大的音樂）與卑微（排尿的困難）並置的手法，展現了晚期風格的重要特徵——拒絕美化，直面真實。

〈給我的針灸醫師們〉用更加幽默的方式處理身體衰老。詩人將自己的身體比作「有機的國」，各個部位是「東西南北各行省、各特別行政區、自治區」。針灸被比作軍事行動：

我請你們以針為箭
幫助我自我革命、自我
內戰，東征、北伐
西進、南討，鎮壓
平息、招降那些不
聽話的酸、痛、痺、僵

左膝、右肩胛成為「東西二都，箭射、鎮筋中心」；頸後、腰後需要「一帶一路開發」；小腿、腳掌、手腕、手指「爭相請求增設『刺史』」。最後詩人誇張地說要向國際奧委會申請，「以合眾多活動箭靶於一體的／吾國／吾軀，作為下屆／奧運會射箭比賽唯一場地！」

這種將衰老的身體誇大為「泱泱大國」的處理方式，是用幽默維持尊嚴：我的身體是「卑微的」，但我要把它說成「泱泱大國」，這不是自欺，而是在承認限制的同時，仍然保持驕傲。

*時間的體驗：〈百代〉與〈七十二變〉

〈百代〉從一個極其日常的場景出發——71 歲生日早晨，騎車去吃早餐，在路口等紅綠燈：「出小巷，紅燈剛好亮起／70，69……一秒一秒／上面牌子寫著／『特殊時相號誌』……特殊時相，時間被濃縮於此／一秒彷彿一年。42，41／40……我不惑又惑的／中年，而立之年／少年，童年，3，2，1……」

這個倒數序列創造出巨大的時間壓縮感——七十年的生命被濃縮在七十秒的紅燈等待中，每一秒都是一年，整個生命在這短短的等待中被重新經歷了一遍。「啊，歸零了，跟山一樣的／綠」，歸零不是結束，而是新的開始，是「跟山一樣的綠」——生命的綠，春天的綠，希望的綠。

〈七十二變〉則是 72 歲詩人的生命宣言：

七十二變，從來
只一變——不變

這個看似矛盾的陳述，是對《赤壁賦》「自其變者而觀之，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；自其不變者而觀之，則物與我皆無盡也」的當代詮釋。詩人將自己比作「下樓梯的一匹裸馬」，對應杜象《下樓梯的裸女》，用靜態的詩呈現連續的運動。全詩的

核心在於：

你這著衣猶裸的赤子

不必裸就已赤裸的馬

.....

如斯等赤子我等赤子

著衣猶裸。老猶稱子

「老猶稱子」是全詩的核心——72 歲依然是「子」(赤子)，依然保持童心，依然「猶赤，猶炙，靜態的／紅通通紅痛痛的燃燒」。最後以「熱美式咖啡般的日常心」收尾，將宏大的哲學命題落實到具體的日常經驗：每天的咖啡溫度不同，但都是「熱美式咖啡」——變與不變的日常版本。

六、「給」系列：世俗喜劇的完成

《色々》第三輯〔日々〕的最後六首詩是「給」系列，形成了一個完整的世俗喜劇敘事。這六首詩的對象從物（店、樹）到人（醫師、古人、妻女）再到空白（……），構成了從具體到抽象、從過去到現在的完整弧線。

*給物：〈給轉角的燒仙草店〉、〈給院子裡的芭樂樹〉

〈給轉角的燒仙草店〉是一場普魯斯特式的記憶追尋。燒仙草裡的紅豆、綠豆、花豆觸發了童年記憶：

燒仙草裡粒々熱綠豆

讓我想起到小學時好不容易

拿到零用錢，跑去家旁

忠孝街頭攤上吃的

冰鎮綠豆湯.....

熱黑仙草裡的紅豆

卻每讓我想起到小時候

母親帶我去吃了兩三次的

明義街橋頭邊那家

非常非常乾淨的小店

白々的瓷碗裡盛著的

熱々的紅豆沙

詩人刻意強調「盛」而不是「裝」：「我說『盛』，而不是『裝』／因為那的確是盛大的盛典／在小々的我的味覺嗅覺／視覺觸覺裡」——對童年的我來說，一碗紅豆沙就是「盛典」。然後是五感的完整性：「好吃嗎？母親問我。／哇，還有聽覺……」

詩引入但丁《神曲》：「攬動著燒仙草碗裡粒々／小天豆，我彷彿看到隨／蓓德麗采……／歷經行星天、恆星天以及／第九重的水晶天……／……面對天使與／受祝福者們列坐而成的層々／開放的白色大玫瑰花的但丁」。但詩人說：

但，我只是但丙……只能秉賦著
如豆的目光，在黑宇宙般的
燒仙草裡，穿過一重々紅豆天
綠豆天花豆天，奮力尋找豆蔻
年華時，初遇的我的蓓德麗采……

「但丙」的自嘲——我不是但丁，只是但丙（甲乙丙丁的「丙」）——展現了謙遜與深情。但丁在白色大玫瑰花的光明中尋找上帝，但丙在黑色燒仙草的深邃中尋找童年、母親、初戀。兩者都是朝聖，只是方向不同。

〈給院子裡的芭樂樹〉彷彿是一首哀歌兼頌歌：

寫詩給你，但你已不在，
上海街老家院子裡每年
只長出一顆芭樂，一顆
超大芭樂的芭樂樹

開場就是雙重失去：芭樂樹不在了，那個時代（祖父、父親、童年）也不在了。詩描繪三代人在樹下的場景：「坐在你枝下打瞌睡的祖父，／讀日文版《讀者文摘》的／父親」——日文版《讀者文摘》揭示了台灣的殖民歷史。

那碩大的果實真是奇葩
比一般芭樂大好幾倍，簡直
像一顆頭：作為頭等芭樂
你智商很高，作為頭等番石榴
你飽含的情商更高。懸在那兒
如一輪知感並濟、自身具足的夢

芭樂被擬人化為有「智商」、「情商」的存在，「知感並濟、自身具足」是佛教語言——這顆芭樂成為了圓滿的象徵。詩描寫原住民來以物易物的場景，讚嘆「那時候多簡單／多有效率啊，不用刷卡／不用分期付款……／……直接／臉對臉，以物易物……」最後：

傳奇應該就是像你那樣，奇葩地
懸在童年上海街家的院子裡
懸在我一生的夢中……

「懸」這個字用了兩次——物理的懸（過去）與心理的懸（現在）。芭樂雖然不在了，但依然懸在記憶中、夢中。

*給人：〈給西行前的西行〉、〈給妻女〉

〈給西行前的西行〉是一場跨越九百年的對話。西行（1118-1190）是日本「歌聖」，陳黎在72歲時（西行則在72歲去世）與他對話。詩的結構極其精妙：8-9-9-8 / 9-8-8-9 / +1行，形成鏡像對稱，象徵往返的旅程。

詩開頭引用西行的辭世詩：「願在春日花下死，二月／十五月圓時」，西行確實在那個時間死去——詩的預言力量。詩描寫西行69歲的奧州之旅，他創作的「佐夜中山」短歌：

年邁之身，
幾曾夢想能再行此山路？誠我命也，
越佐夜中山

五百年後，芭蕉經過同一地點，呼應西行：「命也——僅餘斗笠下一小塊／蔭涼」。這是文學史上最美的傳承時刻——芭蕉接過西行的斗笠。而陳黎寫這首詩，是否也在接斗笠？

詩中引用了西行的「戲歌」：

……「我今老矣，唯拐杖
是賴，且當它是竹馬——重回兒時
遊戲的記憶」，「我希望能成為
昔日玩捉迷藏的小孩——蜷臥於
草庵一角，和世界捉迷藏……」

這是「老猶稱子」的境界！然後陳黎說：

我也想和世界，和你，捉迷藏：
以筆為竹馬，重回你的草庵……

西行72歲去世，陳黎現在72歲——兩人在同一個年齡相遇。詩末，陳黎說：「俄頃，你將輕舟西行，水無痕，有花有月……」西行的願望終將實現——在花下、月圓時死去。

〈給妻女〉則是一場「落語」（單口相聲）表演。詩人自嘲在家庭中被母女同盟邊緣化：

我妻懷我女時，我在學校
跟同事說：內人內有人……
沒想到後來，一家
三口，果然分成了
下派和上派
陰派和陽派
內派和外派

我不知不覺地被（我
自己）孤立成、
外派成：外人

詩人將「品」字視覺化拆解：上面兩個「口」（妻子和女兒），下面一個「口」（我）。「安」字也被拆解：「宀」（我，只是外表）+「女」（妻女，才是基礎）。最後：

居上位而落居下風的
我口，只好學習東洋系
／東陽派「落語」
以單口自說相聲

這是詩人的自我定位：在家庭中，我只能一個人「落語」，自說自話。這首詩既幽默又深刻，展現了現代家庭中父親的可愛的邊緣性。

*給空白：〈給……〉

最後一首〈給……〉是全書前三輯的總結，也是最開放的結尾。全詩幾乎都是省略號：

……：還記得……老師要
大家……你……尖笑……
雨滴……。神奇吧 ♪……
啊，居然……真沒想到
……這麼多年了 ♪……

省略號不是失敗，而是記憶真實狀態的呈現：破碎的、模糊的、但珍貴的。詩中提到一封「好長」的信，內容全部省略，但「很長」本身就是深情的證明。詩引用亞里斯多芬與張芬齡（詩人妻子）的諧音梗，引用威爾第《法斯塔夫》：

……Tutto nel mondo
è burla……世間萬物皆笑話
……吾人天生即小丑♪……

這是全書的哲學總結。最後：

真是仲夏夜之夢 ♪♪……

兩朵鬱金香，省略號繼續——因為夢還沒醒，或者說，讓夢繼續吧。

七、變與不變：五十年詩路的延續與突破

要理解陳黎晚期風格，必須將它置於他五十年創作的脈絡中。什麼變了？什麼

沒變？

*不變的核心：對漢字的迷戀、對形式的探索

從 1970 年代的〈情詩〉，1990 年代的〈腹語課〉、〈戰爭交響曲〉，2000 年代的〈孤獨昆蟲學家的早餐桌巾〉、〈隱字詩〉到 2020 年代的〈滅口計畫〉、〈新愚公移山〉，陳黎對漢字視覺性、結構性的探索從未停止。但晚期的探索更加內斂、精確、哲學化。早期的視覺詩追求強烈的視覺衝擊，晚期則追求純粹性，通過最簡單的手段達到最深刻的效果。

從早期的《小宇宙》到晚期的〈AI 挖掘出土的《小宇宙》十首〉，從早期的長詩到晚期的短製，陳黎始終保持對形式的實驗精神。但晚期的實驗更加從容、自如、精準——這是「去形存神」的境界，技巧已經內化為本能。

*改變的深度：從炫技到哲思、從外向到內省

如果說早期創作更多展現技巧的華麗、形式的創新，那麼晚期創作則更加直面存在的本質。〈夜曲——給愛麗絲〉中對老年身體的誠實書寫，〈百代〉中對時間的深刻體驗，〈給院子裡的芭樂樹〉中對失去的溫柔哀悼，這些都是晚期才有的主題與深度。

從外在世界的描繪到內在心靈的探索，從社會議題的批判到存在問題的追問，陳黎的晚期創作展現了一種內省的轉向。但這種內省不是封閉的、自戀的，而是通過個人經驗連接普遍經驗，通過內在探索理解外在世界。

*語調的成熟：從激烈到從容、從嚴肅到幽默

比較早期的〈戰爭交響曲〉與晚期的〈給我的針灸醫師們〉，我們看到語調的變化：從對戰爭的憤怒控訴，到對身體衰老的幽默自嘲。這不是激情的消失，而是智慧的增長——知道如何用最恰當的語調處理不同的主題。

晚期的陳黎更加從容、幽默、自嘲，但這種幽默不是逃避，而是一種面對現實的方式。當他說「我只是但丙」，當他將自己的身體比作「泱泱大國」，當他說「世間萬物皆笑話」，這些都是在嚴肅的哲學思考之後的輕盈表達。

八、結論：「但丙」的世俗喜劇與晚期風格的完成

回到本文開頭的問題：陳黎的《色々》是否展現了真正的「晚期風格」？答案是肯定的，但這是一種開放的、實驗性的、充滿生命力的晚期風格。

薩依德指出的晚期風格特徵——形式的不妥協、技巧的去技巧化、對死亡的清醒意識、對傳統的創造性背離——在陳黎這裡都得到了體現。但陳黎的案例更加複雜與豐富：

1. 形式的極致探索：從一行詩到複雜的同旁詩，從極簡到極繁，陳黎在形式上的探索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廣度與深度。

2. 漢字美學的哲學化：通過對部首系統的深入挖掘，陳黎將文字遊戲提升到哲學思辨的高度，創造出只有在漢語中才可能的詩學。
3. 跨文化對話的深化：對日本詩歌傳統的內化，展現了一種開放而不失立場的文化視野。
4. 身體與時間的誠實：直面衰老、死亡、時間，但不絕望、不逃避，用幽默與智慧保持尊嚴。
5. 世俗喜劇的完成：「給」系列構成了一個完整的「但丙的世俗喜劇」——不是但丁的神聖喜劇（通往天堂），而是世俗的喜劇（回到日常）。
6. 「色々」的多樣性：拒絕單一風格，在各種可能性中自由遊走，這是真正成熟的標誌。

最重要的是，陳黎的晚期風格不是終結，而是開放；不是封閉，而是更廣闊的可能性。72 歲的他仍然在實驗新的形式，探索新的主題，回應新的議題，挑戰新的語言可能性。這證明了年齡不是創造力的障礙，晚年可以成為詩人創作的另一個高峰。

陳黎多次說自己是「詩的學徒」。這確實是「最自在、最快樂的學徒」——因為他始終保持學習的熱情、探索的勇氣、創新的能力。從「學徒」這個自我定位，我們看到的是一種永不停息的追求，一種對詩歌本質的持續追問，一種「老猶稱子」的赤子心。

在〈七十二變〉中，陳黎寫道：

七十二年。七十二變
從來只一變——不變：
不變的持續求變……

這是對他自己晚期風格最好的總結。變與不變——保持不變的探索精神，持續地求變。這就是陳黎的晚期風格，也是他給當代華語詩壇最珍貴的禮物：「一個 72 歲詩人如何持續『掀風作浪』，如何在生命的任何階段都保持創造的激情和探索的勇氣。」

世間萬物皆笑話，但這些笑話值得用一生去笑、去哭、去記憶、去遺忘、去寫成詩。正如〈給……〉結尾的省略號暗示：這不是結束，而是繼續。陳黎的晚期風格不是一個句點，而是一個省略號，它指向未來，指向更多的可能性，指向那些我們還無法預見但一定會到來的新的詩篇。

詩心未滅，翻新有道——這就是陳黎晚期風格的真諦。

(10,000 字)